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11

斯　大　林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54875

目錄

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一
論語言學底幾個問題……二四
給同志們的回答……四三
摘要註釋……五六

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一)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報上發表關於語言學問題的意見，特別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的意見。我不是語言學家，當然我不能完全滿足這些同志的要求。至於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也如同在其他社會科學中一樣，這對於我是有直接關係的。所以我就同意了回答這些同志提出的幾個問題。

問： 有人說語言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是否正確呢？

答： 不對，不正確。

基礎是社會發展在每一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

每一個基礎都有適合於它的上層建築。封建制度的基礎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基礎有它自己的上

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一)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報上發表關於語言學問題的意見，特別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的意見。我不是語言學家，當然我不能完全滿足這些同志的要求。至於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也如同在其他社會科學中一樣，這對於我是有直接關係的。所以我就同意了回答這些同志提出的幾個問題。

問：有人說語言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是否正確呢？

答：不對，不正確。

基礎是社會發展在每一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

每一個基礎都有適合於它的上層建築。封建制度的基礎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基礎有它自己的上

層建築；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當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時，那末它的上層建築也就會隨着變化，隨着被消滅。當產生新的基礎時，那末也就會隨着產生適合於新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

在這方面，語言與上層建築是根本不同的。且拿俄國社會和俄羅斯語言來看吧。在最近三十年中，在俄國消滅了舊的資本主義基礎，建設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同時，也就消滅了資本主義基礎上的上層建築，並建設了適合於社會主義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這就是說，舊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已經被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了。但是不管怎樣，俄羅斯語言在基本上還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樣。

在這個時期中，俄羅斯語言發生了一些什麼變化呢？俄羅斯語言的詞彙有了某種程度上的變化，這就是說，由於發生了新的社會主義生產，出現了新的國家、新的社會主義文化、新的社會精神、新的道德，以及由於技術和科學的發展，添加了一大批新的詞和語；有許多詞和語的意思改變了，獲得了新的意思；有一些陳舊了的詞在詞彙中看不見了。至於說到組成語言基礎的俄羅斯語言基本詞彙和文法構造，那末在資本主義基礎消滅後，不僅沒有被消滅和被新的基本詞彙和新的文法構造所代替，相反地，它們是完

全保存下來了，沒有什麼嚴重的變化，這就是說，保存下來成了現代俄羅斯語言的基礎。

其次，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只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摧毀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

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基礎之所以創立上層建築，也就是為了要使上層建築替它服務，要使上層建築積極幫助它形成起來和鞏固起來，要使上層建築積極為消滅已經過時的舊基礎及其舊上層建築而鬥爭。只要上層建築拒絕履行它替基礎服務的作用，只要上層建築從積極保衞自己基礎的立場走到對自己基礎漠不關心的立場，走到對各個階級同等看待的立場，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並終止其為上層建築。

在這一方面，語言是與上層建築根本不同的。語言不是一個社會內部這一種或那一種舊的或新的基礎所產生，而是千百年來社會歷史全部進程和基礎歷史全部進程所產生的。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會、社會所有各個階級、幾百代的努力所

創造的。語言的創造不是爲了滿足某一個階級的需要，而是爲了滿足全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所有各個階級的需要。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創造出來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對於社會是統一的，對於社會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因此，語言作爲人們交際工具的服務作用，不是替一個階級服務而損害另一些階級，而是一視同仁地替全社會服務、替社會所有各個階級服務。這也就是爲什麼語言可以一視同仁地替舊的衰亡的制度服務，也替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務，可以替舊基礎服務，也可以替新基礎服務，可以替剝削者服務，也可以替被剝削者服務。

誰都知道，俄羅斯語言替十月革命以前俄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文化服務，與它在現時替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文化服務，是服務得同樣好的。

關於烏克蘭語言、白俄羅斯語言、烏茲別克語言、卡査赫語言、格魯吉亞語言、阿爾明尼亞語言、愛沙尼亞語言、拉脫維亞語言、立陶宛語言、莫爾達維亞語言、韃靼語言、阿捷爾拜彊語言、巴什基爾語言、土爾克明語言以及其他蘇聯民族的語言(三)都可以同樣說，它們既替這些民族的舊的資產階級制度服務得很好，也替這些民族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得很好。

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語言的存在與語言的創造也就是爲了作爲人們交際的工具而替全社會服務，就是爲了使語言成爲對社會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東西，對社會是統一的東西。它要對社會所有組成員同樣服務而不管這些組成員的階級地位怎樣。只要語言離開這個全民立場，只要語言站到偏愛和支持某一社會集團而損害另一些社會集團的立場上時，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它就會終止其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它就會變成某一社會集團的同行語㊂而退化下去，以至最終消失掉。

在這一方面，語言是與上層建築有原則上的不同，但與生產工具卻是沒有區別的。例如機器，也像語言一樣，對於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既可以替資本主義制度服務，也可以同樣替社會主義制度服務。

再次，上層建築是同一經濟基礎存在着和活動着的一個時代的產物，因此上層建築的生命是不長久的，它要隨着這個基礎的消滅而消滅，隨着這個基礎的消失而消失。

至於語言，相反地，它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在這許多時代中，它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精鍊起來。所以語言的生命是比任何一個基礎、任何一個上層建築的生命都長久得無比。這就是爲什麼不僅一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而且好幾個

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也不會使得在歷史上消滅一種語言，消滅一種語言的結構和產生具有新的詞彙和新的文法構造的新的語言。

從普希金(四)逝世以來，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在這個時期中，在俄國曾消滅了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並產生了第三個制度——社會主義制度。這就是說，已經消滅了兩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並產生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及其新的上層建築。然而，如果拿俄羅斯語言來看，那末它在這個長時期中，並沒有遭到什麼破壞，並且現代俄羅斯語言按照它的結構來說，是與普希金的語言很少差別的。

在這個時期中，俄羅斯語言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在這個時期中，俄羅斯語言大大地增加了詞彙，有很大一批陳舊了的詞從詞彙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詞的意思改變了，語言的文法構造改進了。至於普希金的語言結構和它的文法構造及基本詞彙，幾乎完全保存下來了，成爲現代俄羅斯語言的基礎。

這是很明白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後，都把現存的語言結構及其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像對待上層建築一樣消滅掉，並創造新的來代替，的確又有什麼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魚」、「人」、「走路」、「作事」、「生產」、「做生意」等等不

叫做水、地、山等等，而叫做旁的名稱，又有什麼必要呢？把語言中的詞的變化與語句中的詞的組合，不按照現存文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種文法去進行，又有什麼必要呢？這樣的語言改革對於革命有什麼益處呢？在歷史上，沒有特別必要的時候，決不會作什麼重大改革的。請問，如果證明現存的語言及其結構在基本上完全適用於滿足新制度的需要，那末這樣的語言改革有什麼必要呢？消滅舊的上層建築並用新的上層建築來代替它，可能並且需要在幾年中完成，以便使社會生產力有發展的自由，但是要在幾年中消滅現存的語言，創立新的語言來代替它，不是會在社會生活中造成無政府狀態並使社會受到崩潰的威脅嗎？除了像堂·吉訶德(五)之類的人以外，誰願意提出這樣的任務呢？

最後，上層建築和語言還有一個根本區別。上層建築與生產及人的生產行爲沒有直接聯系。上層建築只是經過經濟的中介、基礎的中介與生產發生間接的聯系，因此上層建築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改變不是直接發生，不是立刻發生的，而是在基礎改變以後，通過生產改變在基礎的各種改變上的折光來反映的。這就是說，上層建築活動的範圍是狹窄的和有限的。

至於語言，相反地，是與人的生產行爲直接聯系，並不僅與生產行爲，而且與人在

其工作各方面的一切其他行爲（從生產到基礎，從基礎到上層建築）都有直接聯系，因此語言反映生產中的改變是直接的、是立刻發生的，而不等候基礎的改變，所以語言活動的範圍是包括人的所有各方面的行爲，它比上層建築活動的範圍要廣泛得多、複雜得多，並且它的活動範圍差不多是無限的。

這就首先說明，語言，主要是它的詞彙，是處在差不多不斷改變的狀態中。工業和農業的不斷發展，商業和運輸業的不斷發展，技術和科學的不斷發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詞和新的語來充實它的詞彙。語言也就直接反映這種需要，用新的詞充實自己的詞彙，並改進自己的文法構造。

總括說來：

（甲）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把語言認爲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

（乙）把語言與上層建築混爲一談，就是犯了嚴重的錯誤。

問：有人說，語言從來就是並且現在還是階級性的；對於社會共同的統一的語言、非階級的語言、全民的語言，是不存在的。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呢？

答：不對，不正確。

很顯然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根本談不到所謂階級性的語言。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是沒有階級的，因此當然不能有所謂階級的語言，那時語言對人們的整個集團是共同的、統一的。有人反對說，任何人類的集團包括原始公社集團在內，都應當瞭解爲階級，這種說法算不得什麼反對，而只是玩弄字句，不值一駁的。

至於語言的繼續發展，從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從部落語言到部族語言，從部族語言到民族語言，在所有這一切階段上，作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的語言是全社會統一的、共同的，是對社會所有組成員同樣服務的，而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怎樣。

這裏我不是指奴隸時代和中世紀時代的帝國說的，例如，居魯士和亞歷山大大帝、凱撒和查理大帝等[3]所建立的帝國，這些帝國不會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這些帝國不僅沒有過而且也不可能有對於整個帝國統一的語言、對於帝國所有組成員都懂得的語言。這些帝國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體。因此，我不是指這些帝國和類似這樣的帝國說的，而是指成爲這些帝國組成員的部落和部族說的，這些部落和部族是各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語言的。歷史告訴我們：這些部落和部族的語言不是階級性的，而是全民性

的，而是對於每個部落和部族是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當然，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或部族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是佔着統治地位，並使這些方言、土語服從自己。

往後，隨着資本主義的出現、封建分割的消滅、民族市場的形成，於是部族就變成爲民族，而部族的語言就變成爲民族的語言。歷史告訴我們：民族語言不是階級性的，而是全民性的，是對於民族組成員共同的、對整個民族統一的語言。

上面已經說過：語言作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同樣地替社會一切階級服務。在這一方面語言表現出對於社會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但是人們、個別的社會集團、個別的階級對於語言遠不是漠不關心的。他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爲自己的利益服務，把自己的特別的詞彙、特別的術語、特別的用語，強加到語言中去。在這方面，那些脫離人民並且仇視人民的有產階級上層，如貴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表現得特別厲害。他們創造「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客廳「語言」(2)。在有些著述中常常把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錯誤地當作語言，如「貴族語言」、「資產階級語言」以及與之對立的「無產階級語言」或「農民語言」。很可怪的，我們有些同志竟以此爲根據，作出什麼民族語言是虛構，

眞實存在的只有階級語言的結論。

我想這樣的結論是極端錯誤的。可否把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認作語言呢？絕對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是因爲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沒有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而要從民族語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是因爲習慣語和同行語只是在某一階級上層分子的狹窄範圍中通用，完全不適用於作爲整個社會中人們交際的工具。在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中有些什麼呢？它們有的只是一些反映貴族或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別的詞，一些拋去了民族語言中「粗野」用語和辭句的特別風雅客氣用語和辭句以及一些外國詞。但是一切基本的，即絕大多數的詞和文法構造是從全民的民族語言中拿來的。因此習慣語和同行語只是全民的民族語言的支派，不成其爲獨立的語言，並且是注定不能發展的。如果以爲習慣語和同行語能夠發展爲獨立的語言，能夠排擠民族語言並代替民族語言，這就是喪失歷史前途和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有人從馬克思所著的聖麥克斯〔八〕一文中引證馬克思的話，說有產者有「自己的語言」，這個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在這種語言中浸透了拜金主義和生意經的精神。有些同志想利用這個引證來證明好像馬克思是主張語言的「階級性」的，好像馬克思否

定了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存在。如果這些同志能客觀論事的話，他們就應當從同一篇文章中引證馬克思的另一句話，馬克思論到統一的民族語言形成道路的問題時說：「方言〔九〕集中爲統一的民族語言是由經濟和政治的集中來決定的。」

可見馬克思承認必須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作爲最高形式，而把低級形式的方言服從於自己。

那末，馬克思所說有產者的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馬克思是不是認爲這種語言也是如同有自己特殊結構的民族語言一樣呢？馬克思會不會把它看成這樣的語言呢？當然不會。馬克思只是想說：有產者拿自己的生意經的慣用語弄髒了統一的民族語言，這就是說有產者有他的生意經的同行語。

可見，這些同志是曲解了馬克思的立場。他們之所以發生這樣的曲解，是由於他們不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去引證馬克思，而是以只看字面不求理解的書獃子的態度去引證馬克思。

有人從恩格斯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〇〕一書中引證下列的話：「……英國工人階級逐漸變成了與英國資產階級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人」，「工人比起資產階級來，講的是另一

種習慣語，有另一種思想、觀念、風俗和道德原則，有另一種宗教和政治。」有些同志根據這一句話就做出結論說，恩格斯否認全民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說，他主張語言的「階級性」。其實恩格斯在這裏不是說語言而是說習慣語，他完全懂得，習慣語是民族語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語言的。可是這些同志大概不很同意在語言與習慣語之間有什麼區別吧……。

顯然，這段話是引用得不確當的，因爲恩格斯在這裏不是說「階級性的語言」，而主要是說階級的思想、觀念、風俗、道德原則、宗教和政治等。有產者與無產者的思想、觀念、風俗、道德原則、宗教和政治是絕對對立的，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與民族語言或語言的「階級性」有什麼關係呢？難道在社會中有階級對立的存在，就能成爲辯護語言的「階級性」的論據嗎？或者成爲反對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的論據嗎？馬克思主義說語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標誌之一，同時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內部存在有階級矛盾。這些同志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提綱呢？

有人引證拉法格〔二〕的話，說拉法格在他著的語言和革命的小册子中，承認語言的「階級性」，似乎他否認全民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這是不對的。拉法格的確說過「貴族語

言」及社會各個階層「同行語」的話，但是這些同志忘記了拉法格不是討論語言和同行語的區別問題，他把習慣語有時叫做「人爲語」，有時叫做「同行語」。在這本小册子中，他肯定地說：「貴族所擅長的人爲語……是從全民語言中分出來的，全民語言是有產者和手藝人、城裏人和鄉下人都說的話。」

可見拉法格是承認全民語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貴族語言」及其他習慣語和同行語是附屬於和服從於全民語言的。

可見，引證拉法格的話，沒有達到目的。

有人說，有一個時期英國封建主「在幾百年中」說的是法國話〔三〕，而那時英國人民却說英國話，好像這個事實可以成爲辯護語言的「階級性」和反對全民語言的必要性的論據。但是，這不是什麼論據，而是一種笑話。第一，那時說法國話的，並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國王宮廷和貴族府邸中不大的一部分英國封建主上層分子。第二，他們並不是說什麼「階級語言」而是說普通的全民的法國話。第三，大家知道這種愛講法國話的癖好後來完全消失了，而讓位給全民的英國話。這些同志是否認爲那時英國封建主「在幾百年中」同英國人民說話的時候，是經過翻譯的呢？是否認爲他們完全不說英國

話，而全民的英國話在那時是不存在的，那時法國話在英國是比在一小部分英國貴族上層分子中通行的客廳語言更廣泛一些的呢？怎麼可以根據這樣笑話式的「論據」來否認全民語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國貴族有一個時候在宮廷裏和客廳裏也有愛說法國話的癖好，他們以善於在俄國話中夾雜法國話、用法國腔講俄國話而自鳴得意，這是不是說那時在俄國就沒有全民的俄羅斯語言呢？是不是說那時全民的語言就是虛構，而「階級語言」才是眞實呢？

這些同志在這裏至少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就是把語言和上層建築混爲一談。他們認爲既然上層建築有階級性，那末語言也就應當不是全民的而是階級的。但是上面我已經說過語言和上層建築是兩種不同的概念，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容許把它們混爲一談。

第二個錯誤，是這些同志把資產階級利益和無產階級利益的對立、他們之間的殘酷的階級鬥爭，當成爲社會的完全分裂，當成爲兩個敵對階級間斬斷了一切聯系。他們認爲既然社會分裂了，再沒有統一的社會，有的只是階級，那末就不需要有對整個社會的統一的語言，不需要民族的語言了。既然社會完全分裂了，並且沒有全民的民族語言，

那末剩下什麼呢？剩下的只是階級和「階級語言」了。自然每個「階級語言」都有自己的「階級的」文法：「無產階級的」文法和「資產階級的」文法。其實這樣的文法在天地間是不存在的。可是這件事並沒有使這些同志覺得難為情，他們相信這樣的文法一定會出現的。

有個時候在我國曾經有過「馬克思主義者」斷言十月革命後在我國保留下來的鐵路是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利用這樣的鐵路是不體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築新的「無產階級的」鐵路。由此他們獲得了一個外號叫做「穴居野人」。

顯然這種對於社會、階級、語言的粗陋的無政府主義觀點，是與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相同之點的。但是這種觀點的確在我們一些弄糊塗了的同志的腦筋中還繼續存在着。

認為在社會中有殘酷的階級鬥爭存在，好像一個社會便分裂成了相互之間毫無經濟聯系的各個階級，當然是不正確的。相反地，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有產者和無產者相互之間便有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系。他們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兩部分。有產者如果沒有受他支配的僱傭工人便不能生活和發財，無產者如果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也便無法繼續生存。斬斷他們之間一切經濟聯系，便是停止一切生產，而停止一切

生產便會使得社會滅亡，階級本身滅亡。很顯然的，沒有一個階級願意自己滅亡的。因此，階級鬥爭不管怎樣尖銳，是不會引起社會的分裂的。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完全無知，只有絲毫不懂語言的本性，才會使我們某些同志說出什麼社會分裂、「階級的」語言、「階級的」文法等這類荒唐話。

其次，他們又引證列寧的話，說列寧承認在資本主義下存在着兩種文化：資產階級的文化和無產階級的文化，說在資本主義下的民族文化口號是民族主義的口號。這一切都是對的。列寧說得完全正確。但是這與語言的「階級性」有什麼關係呢？這些同志引證列寧關於資本主義下的兩種文化的話，顯然是想使讀者相信在社會上既然存在着兩種文化：資產階級的文化和無產階級的文化，那末也就應當有兩種語言，因爲語言是與文化相聯系的，並由此得出結論說，列寧否定了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見列寧是主張「階級的」語言。這些同志在這裏的錯誤是他們把語言和文化同樣看待，混爲一談。其實文化與語言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文化可以有資產階級的和社會主義的，而語言是交際的工具，永遠是全民性的，它可以替資產階級文化服務，也可以替社會主義文化服務。俄羅斯語言、烏克蘭語言、烏茲別克語言現在替這些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服務得

好，正像在十月革命以前替這些民族的資產階級文化服務一樣，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可見這些同志肯定說，既然有兩種文化存在，就要引到形成兩種語言，因而否定統一的語言的必要性，這是完全錯誤的。

列寧說到兩種文化的時候，正是從下述的原則出發，就是有兩種文化的存在，並不會引到否定統一的語言和形成兩種語言，而肯定語言應當是統一的。崩得派〔三〕曾指責列寧，說他否認了民族語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釋為「無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寧堅決反駁了這種說法。列寧說：他反對的是資產階級的文化，而不是反對民族語言，他認為民族語言的必要性是無可爭論的。很可怪的，我們有些同志竟跟着崩得派的尾巴走了。

至於說好像列寧否定了統一的語言的必要性，那末就應當聽一聽列寧說的下面的話：

「語言是人類交際極重要的工具；語言的統一和毫無阻礙的發展是使適合於現代資本主義的商業流通獲得真正自由廣泛的發展，使一切居民能自由而廣泛地組成為各個階級的一個極重要的條件。」

可見，我們這些可愛的同志們是曲解了列寧的觀點。

最後，他們又引證斯大林的話，說斯大林講過：「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黨從前是而且在這個時期中仍然是這些民族的主要領導力量。」這是完全正確的。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黨的確領導着資產階級文化，正如無產階級及其國際主義黨領導着無產階級文化一樣。可是這與語言的「階級性」有什麼相干呢？難道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語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語言既可以替資產階級文化服務，也可以替社會主義文化服務嗎？難道這些同志不知道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一個有名的公式說，現在俄羅斯的、烏克蘭的、白俄羅斯的等等文化，按其內容是社會主義的，按其形式是民族的，這就是說按其語言是民族的。這些同志是否同意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呢？

這些同志在這裏的錯誤，是他們沒有看見文化和語言之間的差別，並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內容說是隨着社會發展的每個新時期而變更的，語言則在幾個時期中在基本上是仍然不變的，同樣地服務於舊文化，也服務於新文化。

總括起來：

（甲）語言作爲交際的工具從來就是並且現在還是對社會是統一的，對社會的所有

組成員是共同的。

(乙)有習慣語和同行語的存在並不是否定，而是肯定有全民語言的存在，因爲習慣語和同行語是全民語言的支派，並且服從於全民語言。

(丙)語言底「階級性」的公式，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

問：語言的特徵是什麼？

答：語言是屬於社會現象之列的，從有社會存在的時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也將是隨着社會的死亡而死亡的。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因此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系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

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互相了解。語言是直接與思惟聯系的，它把人的思惟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思想交流成爲可能的了。

思想交流是經常極端必要的，因爲沒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們在與自然力的鬥

爭中，在爲生產必需的物質財富的鬥爭中調協其共同活動，便不可能在社會生產行爲中獲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會生產本身的存在。可見沒有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會組成員共同的語言，社會便會停止生產，便會崩潰，便會無法繼續生存。在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

大家知道，語言中所有的詞構成爲所謂語言的詞彙。語言的詞彙中的主要東西就是基本詞彙，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詞(一四)，成爲基本詞彙的核心。基本詞彙是比語言的詞彙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却長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長時期中生存着並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礎。詞彙反映着語言發展的狀態，詞彙越豐富、越紛繁，那末語言也就越豐富、越發展。

但是詞彙本身還不成爲語言，它只是構成語言的建築材料。正好像在建築業中的建築材料並不就是房屋，雖然沒有建築材料是不可能建造房屋的。同樣，語言的詞彙也不就是語言，雖然沒有詞彙任何語言都是不可想像的。但是當語言的詞彙接受了語言文法的支配的時候，就會有極大的意義。文法規定詞的變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這樣就使語言具有一種有條理的可理解的性質。文法（詞形變化法、造句法）是詞的變化規則

及用詞造句的規則的綜合。由此可見，正是由於有了文法，就使語言有可能賦與人的思想以物質的語言的外殼。

文法的特點就在於它給以詞的變化的規則，不是指具體的詞，而是指沒有任何具體性的一般的詞；它給以造句的規則，不是指某種具體的句子，例如具體的主詞、具體的賓詞等等，而是指一般的句子，是與某個句子的具體形式無關的。因此文法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體的內容。文法把詞的變化和用詞造句的基本共同之點綜合起來，並用這些共同之點組成文法規則、文法定律。文法是人類思惟長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類思惟所獲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標。

文法在這一方面很像幾何學。幾何學上的定理是把具體對象加以抽象化，把各種對象看成沒有具體性的物體，並在決定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時候，不當成某些具體對象間的具體關係，而當成一般沒有任何具體性的物體間的相互關係。

語言是與上層建築不同的。上層建築與生產的聯系不是直接的，而是經過經濟的中介。語言是與人的生產行為直接聯系着，也像它與人的工作的一切範圍中的其他一切行為直接聯系着一樣。因此語言的詞彙對於各種變化是最敏感的，它幾乎處在經常變動

中。在這一點上語言與上層建築不同，它不等待基礎的消滅，它在基礎消滅以前，且不管基礎的狀態怎樣，就在自己的詞彙中加以變化。

但是，語言的詞彙的變化不是像上層建築一樣。它的變化不是用廢除舊的、建設新的那種方法來實現的，而是用新詞去充實現行的詞彙的方法來實現的，這些新詞是由於社會制度改變，由於生產、文化、科學等等發展的結果所產生的。同時，雖然通常從語言的詞彙中消失了一些已經陳舊的詞，可是添加的新詞的數量卻要多得多。至於基本詞彙是基本上完全保存下來的，並且使用爲語言的詞彙的基礎。

這也是很可理解的。既然基本詞彙能在許多歷史時期中很好地使用着，那就沒有任何必要去消滅它。更不要說，把千百年積累起來的基本詞彙消滅掉了，又不可能在很短期間內創造新的基本詞彙，那就會使語言癱瘓，使人們完全喪失相互交際的可能。

語言的文法構造比語言的基本詞彙變化得更慢。文法構造是千百年來形成的，它在語言中已是根深蒂固，所以它的變化要比基本詞彙更慢。它當然逐漸發生變化，它逐漸改進着，改良和改正自己的規則，用新的規則充實起來。但是文法構造的基礎在很長的時期中都保留着，因爲歷史證明了，這些基礎能夠在許多時代中都替社會服務得很好。

由此可見，語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

歷史表明，語言有巨大的穩固性和對強迫同化的極大的抵抗性。有些歷史學家不去解釋這種現象，而只是對這種現象表示驚奇。可是在這裏並沒有任何使人驚奇的根據的。語言的穩固性是由於它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的穩固性所造成的。土耳其的同化主義者，曾在幾百年中努力傷害、破壞和消滅巴爾幹各族人民的語言。在這個時期中，巴爾幹各族人民語言的詞彙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詞和語，有過「匯合」也有過「分離」，可是巴爾幹各族人民的語言還是堅持下來和活下來了。為什麼呢？因為這些語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在基本上保存下來了。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語言和它的結構不能看作某一個時代的產物。語言的結構，以及它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許多時代的產物。

可以推想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奠下基礎了。那時語言是不複雜的，基本詞彙是很貧乏的，但是有它的文法構造，雖然這種構造是很原始的，但總算是文法構造。

生產往前發展，出現了階級，出現了文字，出現了國家的萌芽，國家進行管理工作

需要比較有條理的文書，商業發展了，更需要有條理的來往書信，出現了印刷機，出現了出版物，——所有這一切都使語言發展起着重大的變化。在這個時期中許多部落和部族分開了和分散了，聚合了和融合了。往後，出現了民族語言和國家，發生了革命，發生了舊社會制度與新社會制度的交替，所有這一切使語言及其發展發生了更大的變化。

但是如果以爲語言的發展也好像上層建築一樣，是用消滅現存的和建設新的那種方法來發展的，那就是嚴重的錯誤。事實上語言的發展不是用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的方法，而是用擴大和改進現存語言基本要素的方法。並且語言從一種質過渡到另一種質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一下子消滅舊的和建立新的那種方法，而是經過逐漸的長期的語言新質和新結構的要素的積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

有人說，語言發展的階段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因爲語言發展的階段論承認突然的爆發是必要的，是語言從舊的質過渡到新的質的條件。當然這是不正確的，因爲在這個理論中，很難找到多少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如果階段論眞正認爲在語言發展歷史中有突然的爆發，那就更糟了。馬克思主義不承認在語言發展中有突然的爆發，有現存語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語言的突然創造。拉法格所說在法國「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間突然

發生的語言革命」的話（參看拉法格所著語言和革命一文），是不正確的。那時在法國沒有過什麼語言革命，更談不上什麼突然。當然，在這個時期中法國語言的詞彙添加了許多新詞和新語，消失了一些陳腐了的詞，有些詞的意義改變了，僅只如此而已。但是這樣的改變，一點也不決定語言的命運。語言中最主要的東西是它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法國語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不僅沒有消失，而且保存下來沒有重大的改變，不僅保存下來了，而且直到現在，在現代的法國語言中還繼續生存着。更不要說為了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立新的民族語言（「突然的語言革命」！），僅僅五、六年的時間，真是少得可笑，——為了這，需要有幾百年的時間。

馬克思主義認為語言從舊的質到新的質的轉變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而是經過新質的要素的逐漸積累，也就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

一般說來，要告訴那些醉心於爆發論的同志們，從舊質過渡到新質經過爆發的法則，不僅不適用於語言發展的歷史，而且也不常常適用於屬於基礎之類的或屬於上層建築之類的其他社會現象。對於分成兩個敵對階級的社會，爆發是必需的。但是對於沒有敵對

階級的社會，爆發就決不是必需的了。我們曾在八年到十年的時間中實現了我國農業從資產階級個體農民的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制度，這是一個消滅在鄉村中的舊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和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可是這個改革的實現，不是經過爆發，就是說，不是經過推翻現存政權和建立新的政權來實現的，而是經過從鄉村中舊的資產階級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漸過渡來實現的。這件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這是從上而下的革命，這種改革是由現存政權主動進行，並獲得農民基本羣衆的擁護而實現的。

有人說，歷史上有過各種語言融合的許多事實，可以作為根據來推想這種融合是經過爆發，經過從舊質到新質的突然過渡，形成新的語言而發生的。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

語言的融合不能看作是一次決定性打擊的行動在幾年中造成的結果，語言的融合是延續幾百年的長時期的過程，因此這裏絲毫談不上什麼爆發。

其次，如果以為兩種語言融合的結果，能得出一種新的第三種語言，不像這兩種語言中的任何一種，並在本質上與其中任何一種都有區別的話，這種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

實際上，在兩種語言融合的時候通常都是有其中某一種成爲勝利者，保存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並繼續按其內部發展的規律發展着，另一種語言就逐漸失去自己的本質，而逐漸衰亡。

可見兩種語言融合並不產生什麼新的第三種語言，而是其中的一種保存起來，保存它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並使它能按其內部發展規律繼續發展着。

對的，在這種情況下，勝利的語言因從失敗的語言中取得一些詞而使自己的詞彙豐富起來，但這一點並不削弱它，相反地，而是加强它。

例如，俄羅斯語言便是這樣的，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與好幾個民族的語言融合，並且它總是成了勝利者。

當然俄羅斯語言的詞彙由於從其他語言中取得了許多詞而充實起來了，但是這不僅沒有使俄羅斯語言削弱，相反地，使它豐富和加强起來了。

至於俄羅斯語言的民族特質，並沒有受到絲毫的損害，因爲它保存了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而繼續前進，繼續按照自己內部發展規律趨於完善。

無疑地，語言融合論並不能給予蘇聯語言學什麼重要的東西。語言學的主要任務是

在於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如果這一點是對的，那就應當承認，語言融合論不僅不能解決這個任務，甚至沒有提出這個任務，——它簡直是忽視這個任務，或是不懂這個任務。

問：真理報對於語言學問題展開自由討論，是否作得對呢？

答：作得對。

要在怎樣的方向上來解決語言學的問題，這到討論結束時就會明白的。但是現在已經可以說，這次討論有了很大的益處。

首先，這次討論發現了在中央和各共和國的語言學機關中，有一種不適合於科學和科學工作者的品質的制度統治着。語言學的領導集團對於那些稍稍批評蘇聯語言學情況的人，甚至對於稍微企圖批評語言學中的所謂「新學說」的人都加以壓迫和制止。有一些語言學方面優秀的工作者和研究員由於對馬爾〔三〕遺下的衣鉢，採取了批評態度，由於對馬爾學說稍微表示不贊同，就被撤職和降級了。有一些語言學的工作者提升到負責職位，並不是由於他能幹，而是由於他無條件地遵奉馬爾學說。

誰都承認，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

不可能進步的。可是這個大家承認的規律，竟被忽視和極粗暴地踐踏了。在蘇聯語言學中，一些自認為十足正確的領導者組成了一個故步自封的小集團，掃除了任何批評的可能，使自己安穩高坐，專橫恣肆，為所欲為。

舉一個例子，所謂巴庫教材(二六)(馬爾在巴庫所講授的講義)本來已經由著者本人廢棄並禁止翻印了的，但是竟由這羣担任領導的學閥（麥山寧諾夫同志叫他們馬爾的「門徒」）的指令重行翻印，並不加以絲毫批判，提供為學生的參考書。這就是欺騙了學生，把本來已經廢棄了的講義，當作完備無缺的參考書。如果我不是相信麥山寧諾夫同志和語言學的其他工作者是誠實的話，那我就要說，這樣的行為是等於危害行為的。

這樣的事情怎樣能夠發生呢？這是因為在語言學中的軍閥式的統治(二七)制度，養成了不負責任的習氣，鼓勵了這種專橫行為。

這次討論所以非常有益，首先是因為它揭露了這種軍閥式的統治制度，並且把它打得粉碎了。

但這次討論的益處，還不限於這些。這次討論不僅粉碎了語言學中的舊制度，而且暴露了在語言學中最重要問題上的一種不可思議的糊塗觀念，這種糊塗觀念竟在這門科

學的領導集團中佔着統治地位。在這次討論開始前，馬爾的「門徒們」閉口不言地隱瞞了語言學中的惡劣情況，但是到了討論開始以後，已經不能不說話的時候，他們迫不得已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到底怎樣呢？原來在馬爾學說中有許多破綻和錯誤，有許多尚未研究好的問題和不精確的原則。請問馬爾的「門徒們」爲什麼只是到現在展開討論後才說出這些東西來呢？爲什麼他們以前沒有關心這些呢？爲什麼他們沒有以科學工作者應有的態度，當時就公開老實地說出這些東西呢？

馬爾的「門徒們」承認了馬爾的「某些」錯誤後，他們還認爲只有在「補正了的」馬爾理論基礎上，蘇聯語言學才有繼續發展的可能。他們認爲馬爾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行，讓我們擺脫馬爾的「馬克思主義」吧！馬爾的確曾想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並曾努力這樣作過，可是他沒有能成爲馬克思主義者。他只是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了，如像「無產階級文化派」和「俄國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派」一樣。

馬爾把語言當成上層建築一樣，這就給了語言學一個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把自己弄糊塗了，把語言學也弄糊塗了。蘇聯語言學不能在這種不正確的公式基礎上發展起來。

馬爾還給了語言學另一個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這就是語言的「階級性」，他把自己弄糊塗了，把語言學也弄糊塗了。蘇聯語言學不能在這種與民族歷史和語言歷史全部進程相矛盾的不正確的公式基礎上發展起來。

馬爾給了語言學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不謙虛的、驕横的、目空一切的腔調，輕浮地空口否定馬爾以前語言學中的一切成就。

馬爾大肆叫囂，指斥歷史比較法是「唯心主義」的。其實應當說，歷史比較法雖然有其嚴重的缺點，還是比馬爾的眞正唯心主義的四種要素的分析法（一〇）要好些，因爲前者還推動着研究語言的工作，後者只是要人躺着，環繞着鼎鼎大名的四種要素去作無意義的推敲猜想而已。

馬爾目空一切地指斥研究語言類別（系族）的任何企圖，認爲這是「母語」（一一）理論的表現。其實不能否認語言的親屬關係，如各種斯拉夫民族語言的親屬關係是無疑地存在的；研究這些民族語言的親屬關係，是會使語言學在研究語言發展規律方面有很大益處的。當然「母語」理論與這個問題是沒有絲毫關係的。

聽了馬爾的說法、特別是他的「門徒們」的說法以後，會使人認爲在馬爾以前不曾

有過任何語言學，語言學只是從馬爾的「新學說」出現以後才開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要謙虛得多，他們認爲他們的辯證唯物主義是以前時期包括哲學在內的各種科學發展的產物。

由此可見，這次討論在暴露蘇聯語言學的思想錯誤方面，也是有幫助的。

我認爲，我們的語言學擺脫馬爾的錯誤愈快，就能愈快地擺脫它現在所處的危機。

我認爲取消語言學中軍閥式的統治制度，拋棄馬爾的錯誤，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語言學中去，這才會是蘇聯語言學健全發展的道路。

（李立三譯）

論語言學底幾個問題[30]

——答克拉舍寧尼科娃同志

克拉舍寧尼科娃同志！

我來回答你的問題。

一、問：你的文章明確地指出了：語言既不是基礎，也不是上層建築。那末，認為語言既是基礎所特有又是上層建築所特有的現象，是否合理呢？還是認為語言是一種中間的現象，更正確些呢？

答：當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語言是具有一切社會現象——連基礎和上層建築也包括在內——所固有的共同的東西，這就是說，它替社會服務，正如其他一切社會現象——連基礎和上層建築也包括在內——替社會服務一樣。但是，一切社會現象所固有的共同東西，其實也就只限於這一點。再進一步，便開始了各個社會現象之間的嚴重的

差別。

問題是在於：社會現象，除了這個共同東西之外，還有着自己專門的特點，這些專門的特點使社會現象互相區別，而且這些專門特點對於科學最爲重要。基礎底專門特點就是：它在經濟上替社會服務。上層建築底專門特點就是：它以政治、法律、美學和其他的觀念替社會服務，並且替社會創造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制度。語言與其他社會現象相區別的專門特點是什麼呢？這就是：語言之替社會服務，乃是作爲人們交際的工具，作爲社會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爲使人們相互了解並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動範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這一切活動範圍包括生產的領域，也包括經濟關係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會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這些特點僅僅是語言所特有的，而且正因爲它們僅僅是語言所特有的，所以語言才是獨立科學〔三〕——語言學——底研究對象。如果沒有語言底這些特點，語言學就會喪失獨立存在的權利。

簡短些說：語言既不可以列入基礎一類，也不可以列入上層建築一類。

語言也不可以列入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中間」現象一類，因爲這種「中間」現

象是不存在的。

但是也許語言可以列入社會生產力一類，比方說，列入生產工具一類吧？的確，語言和生產工具之間存在着某種相似之點：生產工具，像語言一樣，對於各個階級表現着一種一視同仁的態度，能够同樣地服務於社會各個不同的階級——不管是舊的階級也好，或新的階級也好。這個情況是否就提供了把語言列入生產工具一類的根據呢？不，沒有提供這樣的根據。

有一個時候，馬爾看到他的公式——「語言是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遭到了反對，就決定「改造」一下，宣稱道：「語言是生產工具。」馬爾把語言列入生產工具一類，是不是就對了呢？不，他完全不對。

問題是在於：語言和生產工具之間的類似之處，只限於我剛才所說的那一點。但是語言和生產工具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差別。這個差別就是：生產工具生產物質財富，而語言則什麼也不生產，或者只是「生產」詞而已。確切些說，有生產工具的人能生產物質財富，但是同樣的這些人，如果只有語言而沒有生產工具，那就不能生產物質財富。不難了解：假如語言能生產物質財富的話，那末誇誇其談的人就會成爲世界上最富的人了。

二、問：馬克思和恩格斯給語言下了一個定義，說它是「思想底直接現實」，是「實踐的……現實的意識」。馬克思說：「觀念是不能脫離語言而存在的。」依據你的意見，語言學應當在怎樣的一種程度上來研究語言底涵義方面、研究語義學(三)和語義史學以及文體學呢？或者只有形式才應當是語言學底研究對象嗎？

答：語義學是語言學底重要部分之一。詞和語底涵義方面在研究語言上有着重大的意義。因此，應當保證語義學在語言學中應有的地位。

然而，在研究語義學問題和使用它的材料時，千萬不可過高估計它的意義，尤其是不可濫用它。我是指某些語言學者，他們過分地沉醉於語義學，輕視語言是「思想底直接現實」，是和思惟不可分離地聯系着的，他們把思惟同語言分割開來，硬說：語言在消亡着，沒有語言也是行得通的。

請注意下面馬爾所說的話：

「語言之所以存在，僅僅是因爲它以聲音表露出來；思惟底活動沒有表露也可以進行。……語言（有聲的）現在已開始把自己的職能讓給那些絕對戰勝空間的最新的發明了，而思惟則藉其未加利用的過去的積累和新的成就而上升，並且能排擠和完全代替語

言。未來的語言就是在完全擺脫自然物質的技術中成長起來的思惟。在它面前，任何語言都站不住脚，甚至有聲的、仍然與自然規範相聯系的語言，也莫不如此。」（見馬爾選集）

如果把這種施展「魔力」的玄妙莫測的話譯成普通人所講的話，那就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

（甲）馬爾把思惟同語言分割開來；

（乙）馬爾認爲：人們的交際，不用語言，而藉助那完全擺脫語言底「自然物質」和完全擺脫「自然規範」的思惟本身就可以辦到；

（丙）馬爾旣把思惟同語言分割開來，又把思惟從語言底「自然物質」下「解放」出來，他就陷入了唯心主義底泥坑。

有些人說：思想是在它們用言辭表達出來之前在人底頭腦中產生的，是沒有語言材料、沒有語言外衣、可以說是以赤裸裸的形態產生的。這種說法完全不對。不論人底頭腦中會產生什麼樣的思想，以及這些思想在什麼時候產生，它們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底基礎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底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

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語言是思想底直接現實」（馬克思）。思想底眞實性是表現在語言之中。只有唯心主義者才能談到與語言底「自然物質」不相聯系的思惟，才能談到沒有語言的思惟。

簡短些說：過高估計語義學與濫用語義學，就使馬爾走向唯心主義。

因此，如果保護語義學，不讓馬爾及其幾個「門徒」把它那樣地加以誇大和濫用，那末語義學就對語言學能有很大的益處。

三、問：你說得很對，有產者與無產者的思想、觀念、風尙和道德原則是直接對立的。這些現象底階級性質必然反映在語言底涵義方面（而有時也反映在語言底形式上——在詞彙上——，如你的文章所正確指出的）。在分析具體的語言材料時，首先在分析語言底涵義方面時，可不可以說語言表現了概念底階級實質？特別是在講到語言不僅表現着人底思想而且也表現着人對現實的態度的場合下，可不可以說語言表現了這些概念底階級實質，因為在這種場合下人的階級屬性表現得特別明顯？

答：簡短些說，你是想知道：階級是否影響到語言？階級是否把自己專門的詞和語加進語言中去？有沒有人們依據階級屬性而給同一的詞和語以各種不同的意義的情形？

是的，階級影響到語言（三），把自己專門的詞和語加進語言中去，有時把同一的詞和語理解得各不相同。這是不用懷疑的。

然而，不能由此就得出結論說：專門的詞和語，如同語義上的差別一樣，對於統一的全民語言底發展能有嚴重的意義，它們能夠削弱全民語言底意義或改變它的性質。

第一，這種專門的詞和語，如同語義上的差別一樣，在語言中是如此之少，未必能佔全部語言材料底百分之一。因此，所有剩下的佔壓倒多數的詞和語，如同它們的涵義一樣，是社會一切階級共同的東西。

第二，在說話中應用具有階級色彩的專門的詞和語時，並不是按照某種「階級」文法底規則（這種文法在天地間是不存在的），而是按照現存的全民語言底文法規則。

所以，專門的詞和語底存在以及語言在語義上的差別，並不是否定統一的全民語言底存在和必要性，相反地，而是證實全民語言底存在和必要性。

四、問：你在自己的文章中對於馬爾給予了完全正確的評價，說他是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人。這是不是說：語言學家們，連我們青年也包括在內，應該拋棄馬爾底全部語言學遺產？可是馬爾仍然有一些有價值的語言研究（契科巴娃、桑席葉夫及其他一些

同志在討論中都曾寫到這些(二三)，我們是否可以在批判地研究馬爾時採取他的有用的和有價值的東西？

答：當然，馬爾底著作並非僅僅是由錯誤構成的。馬爾把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因素灌輸到語言學中去，他企圖創造一種獨立的語言理論，在這些方面他犯了極重大的錯誤。但是馬爾有個別的、優秀的、寫得很精采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忘掉了自己在理論上的野心，誠實地而且可以說是很有辦法地研究了個別的語言(二四)。在這種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有價值的和值得學習的東西。當然，這種有價值的和值得學習的東西，應當從馬爾那裏採取過來，加以利用。

五、問：許多語言學家認為形式主義是使蘇維埃語言學停滯的基本原因之一。究竟語言學中的形式主義表現在什麼地方以及如何克服它？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很想知道你的意見。

答：馬爾及其「門徒們」責難一切不贊成馬爾「新學說」的語言學者是「形式主義」(二五)。這當然是不嚴肅的和不聰明的。

馬爾認為文法是一種空洞的「形式」，認為那些把文法構造當作語言基礎的人是形

式主義者。這是十分愚蠢的。

我認爲「形式主義」是「新學說」底創造者們爲了便利於同自己在語言學中的敵人作鬥爭而捏造出來的。

蘇維埃語言學停滯底原因，並不是馬爾及其「門徒們」所發明的「形式主義」，而是語言學中的軍閥式的統治制度和理論上的缺陷。馬爾底「門徒們」建立了軍閥式的統治制度。馬爾及其最親近的戰友們給語言學帶來了理論上的混亂。要不停滯，就得把兩者一起消滅。消滅了這些潰瘍，就會使蘇維埃語言學健康起來，使它走上康莊大道，使蘇維埃語言學能夠在世界語言學中佔第一位。

約・斯大林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齊望曙譯、曹葆華校）

給同志們的回答(二)

答桑席葉夫同志

敬愛的桑席葉夫同志！

我回答你的信太遲了，因爲你的信昨天才從中央機關轉交給我。

你無疑是正確地解釋了我在方言習慣語問題上的立場。

「階級」習慣語，正確些說，應當叫作同行語，並非替人民羣衆服務，而是替狹小的社會上層分子服務。此外，它們沒有自己本身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它們無論如何不能發展成爲獨立的語言。

相反地，地方（「地域」）方言，是替人民羣衆服務，並且有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可以成爲民族語言底基礎並發展爲獨立的

民族語言。例如，對於成爲了俄羅斯民族語言基礎的俄羅斯語言中的庫爾斯克—奧勒爾方言〔三七〕（庫爾斯克—奧勒爾「話」），情形就是如此。對於成爲了烏克蘭民族語言基礎的烏克蘭語言中的波爾塔發—基輔方言〔三七〕，也必須這樣說。至於說到這些語言中的其他方言，那末它們喪失了自己的獨特性，溶入這些語言中，並在這些語言中消滅了。

也有相反的發展過程：一個部族由於缺乏必要的經濟發展條件而還未成爲民族，它的統一的語言因爲國家崩潰便瓦解了，至於還沒有在統一語言中被磨掉的地方方言，却活躍起來並成爲形成單獨獨立語言的基礎。例如，對於統一的蒙古語言，情形可能就正是這樣。

約・斯大林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

答別爾金和富列爾兩同志

你們的信收到了。

你們的錯誤是把兩種不同的東西混爲一談，用另外的題目代替了我給克拉舍寧尼科娃同志的答覆中所研究的題目。

（一）我在這個答覆中批判了馬爾，因爲他在論到語言（有聲語言）和思惟時，把語言同思惟分割開來，因而陷入了唯心主義。由此可見，我答覆中所說的是會講話的正常的人。我並且斷言道：這種人底思想只有在語言材料底基礎上才能產生；對於會講話的人，與語言材料沒有聯系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

你們沒有接受或駁斥這個原理，却舉出了不正常的不會講話的人、啞聾的人來，他們不會講話，當然他們的思想不能在語言材料底基礎上產生。由此可見，這完全是另外一個題目，這個題目我沒有講到也不能講到，因爲語言學所研究的是會講話的正常的人，而非不正常的不會講話的啞聾的人。

你們是用另外一個未被討論的題目來代替了被討論的題目。

（二）從別爾金同志底信中可以看出：他把「字底語言」（有聲語言）和「手勢語言」（照馬爾底說法，「手的」語言）同等看待。也許他認爲手勢語言和字底語言是同等的東西，人類社會有一個時期是沒有字底語言的，「手的」語言當時代替了以後出現的字底

語言。

但是，如果別爾金同志眞正有這樣的想法，那末他就犯了嚴重的錯誤。有聲語言或字底語言始終是人類社會唯一的能作爲人們完善的交際工具的語言。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人類社會，即令是最落後的，能夠沒有自己的有聲語言。人種學不知道有任何一個落後的部族，即令是，比方說，像十九世紀的澳洲人或火地人(二〇)一樣原始的或更原始的，能夠沒有自己的有聲語言。有聲語言在人類歷史上是幫助人們從動物界劃分出來、結合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惟、組織社會生產、與自然力量作勝利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

在這一方面，所謂手勢語言底意義——由於它極端貧乏和有限——是小得不足道的。其實這不是語言，甚至不是能這樣或那樣地代替有聲語言的語言代用品，而是人們有時用來強調自己講話中的某些地方的輔助手段，這個輔助手段在表現方法上是極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勢語言和有聲語言等量齊觀，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鋤與現代最新式的拖拉機等量齊觀一樣。

(三) 由此可見，你們首先感到興趣的是聾啞的人，然後才是語言學問題。顯然

地，正是這個情况使得你們向我提出一些問題來。好罷，你們如果要堅持的話，我就不妨滿足你們的要求吧。那末啞聾的人底情形到底是怎樣的呢？他們的思惟是否在工作着呢，思想是否在產生着呢？是的，他們的思惟是在工作着，思想是在產生着。顯然地，既然啞聾的人不能講話，他們的思想便是不能在語言材料底基礎上產生的。這是不是說啞聾的人底思想是赤裸裸的、與「自然規範」（馬爾底用語）沒有聯系的呢？不，不是的。啞聾的人底思想之產生和能够生存，只能是根據他們日常生活中由於視覺、觸覺、味覺、嗅覺而形成的對於外在世界對象及其相互關係的形象、知覺和觀念。在這些形象、知覺、觀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沒有任何內容，就是說，它是不存在的。

約・斯大林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

由於工作很忙，答覆稍為遲了些。

你的信無形中是從兩個假定出發：第一個假定是認爲可以脫離引文中所講到的歷史時期而引證某一作者底著作，第二個假定是認爲從研究一個歷史發展時期而得出的某些馬克思主義結論和公式，對於一切歷史發展時期都是正確的，因而應當是永遠不變的。

應當說這兩個假定都是大錯特錯。

舉幾個例子來說。

（一）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壟斷資本主義還不存在，資本主義沿着上升的路綫相當平穩地發展着，向還未被它佔領的新的地域擴張，而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還不能充分有力地起作用，——那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結論：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單獨某一國家內勝利，它只有由於一切或大多數文明國家裏實行了共同的攻擊才能勝利。這個結論後來便成了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底指導原理。

可是在二十世紀初，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誰都明白，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顯然已變爲了壟斷的資本主義，上升的資本主義已變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戰爭揭露了世界帝國主義陣綫不可救藥的弱點，而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預先決定了各國無產

階級革命成熟時期的不同，——那時候列寧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得出了結論：在新的發展條件下，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切國家或大多數文明國家內同時勝利是不可能的，因爲在這些國家中革命底成熟是不平衡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舊公式已經不適合於新的歷史條件了。

由此可見，關於社會主義勝利問題，我們在這裏有着兩個不同的結論，它們不僅互相矛盾，而且還互相排斥。

某些書獃子和死啃書本的人不探究事情底本質，脫離歷史條件而作表面上的引證，他們可以說：這些結論中有一個是絕對不正確的，應當加以拋棄，而另一個結論是絕對正確的，應當推廣到一切發展時期。但是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知道書獃子和死啃書本的人是錯誤的，他們不能不知道這兩個結論都是正確的，但不是絕對地正確的，而是每一個結論對於自己的時代是正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結論對於在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是正確的，而列寧底結論則對於壟斷的資本主義時期是正確的。

（二）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中說道：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國家應當衰亡。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我們黨內的一些書獃子和死啃書本的人便根據這點開始要

求黨採取辦法使我們的國家儘快地衰亡，把國家機關解散，把常備軍取消。

但是蘇聯馬克思主義者，根據對當代世界形勢的研究，得出了結論：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下，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只發生在一個國家內，而所有其他國家則為資本主義所統治，這時候革命勝利了的國家不應當削弱自己的國家、國家機關、偵察機關、軍隊，而應當用一切辦法加强它們，如果這個國家不願意被資本主義的包圍所擊潰的話。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得出了結論：恩格斯底公式是指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或大多數國家內獲得了勝利而言，它對於下列場合却是不適用的，即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而其他一切國家則為資本主義所統治。

由此可見，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命運問題，我們在這裏有着兩個不同的公式，它們是互相排斥的。

書獃子和死啃書本的人可以說：這個情形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狀況，必須把公式中的一個看作絕對錯誤的而加以拋棄，把另外的一個看作絕對正確的而推廣到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底一切時期。但是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知道：書獃子和死啃書本的人是錯誤的，因為這兩個公式都是正確的，但不是絕對地正確的，而是每一個公式對於自己的時代是正

確的：蘇聯馬克思主義者底公式對於社會主義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勝利的時期是正確的，恩格斯底公式則對於下列的時期是正確的，即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陸續的勝利引導到社會主義在大多數國家內的勝利，這樣一來，實行恩格斯公式的必要條件才會造成。

像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

對於霍洛波夫同志在其信中引證斯大林各種著作的關於語言問題的兩個不同的公式，也必須這樣說。

霍洛波夫同志引證斯大林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這一著作，其中作出了這個結論：比方說，由於兩種語言融合的結果，其中的一種語言通常成為勝利者，而另一種則陷於衰亡，可見兩種語言底融合並不產生什麼新的第三種語言，而是其中的一種保存下來。其次，他又引證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報告中的另一個結論，這個結論說：在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期，當社會主義鞏固起來並實現於日常生活之中，各個民族語言就必不可免地會溶合為一個共同的語言，這個語言當然不會是大俄羅斯語言，也不會是德國語言，而是某種新的語言。霍洛波夫同志把這兩個公式對

照了一下，發現它們不僅不互相一致，而且是互相排斥的，於是失望起來。「從你的文章裏——他在信中寫道，——我理解了語言底融合永遠不會產生某種新的語言，可是在這篇文章發表以前，根據你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發言，我曾堅決地深信：在共產主義時期，各種語言會溶合為一個共同的語言。」

顯而易見，霍洛波夫同志發現了這兩個公式之間的矛盾並且深信應當消滅矛盾，於是認為必須丟掉公式中的不正確的一個，而抓住對於一切時代和國家都正確的另一個，但是必須抓住哪一個呢，——他就不知道了。眞好像是陷入了走頭無路的狀態。霍洛波夫也沒有想到：兩個公式都可能是正確的，——每一個對於自己的時代是正確的。

書獃子和死啃書本的人常常就是這樣，他們不探究事情底本質，不管引文中所講到的歷史條件而只作表面上的引證，結果必然陷入走頭無路的狀態。

然而，如果分析一下問題底本質，就沒有任何根據感到走頭無路了。問題是在於：斯大林底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這一小册子和斯大林在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所指的是兩個完全不相同的時代，因此所得出的公式也不相同。

斯大林在其小册子中的論及語言融合問題的那個公式，是指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

勝利以前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剝削階級是世界上統治的力量，對民族和殖民地的壓迫仍然很厲害，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被國家的區別所鞏固着，民族底平等還不存在，語言底融合是在爭取一種語言底統治地位的鬥爭中進行着；各個民族和各個語言底和平與友誼的合作條件還未具備，擺在日程上面的問題不是各種語言底合作和互相豐富，而是一些語言底被同化和另一些語言底勝利。不用說，在這樣的條件下有的只能是戰勝了的語言和被戰勝了的語言。斯大林底公式所指的正是這些條件，因爲這個公式講道：比方說，兩種語言底融合，結果不是新語言底形成，而是其中一種語言底勝利和另一種語言底失敗。

至於說到斯大林在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論及各種語言溶合爲一種共同語言時的另一個公式，那末這裏所指的是另外的一個時代，即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以後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世界帝國主義將不復存在，剝削階級將被推翻，對民族和殖民地的壓迫將被消滅，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將被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權利底平等將被實現，壓制和同化語言的政策將被取消，各民族間的合作將被建立，而各民族底語言將有在合作方式下互相豐富起來的可能。不用說，在這些條件下根本就談

不到一些語言底被壓制和失敗與另一些語言底勝利。在這裏我們將遇到的不是兩種語言——其中一種遭受失敗而另一種成爲鬥爭中的勝利者，而是好幾百種民族語言——這些語言由於各個民族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長期合作便首先分出最豐富的單一的區域性的語言，然後區域性的語言才溶合爲一個共同的國際語言，這種語言當然既不會是德語，也不會是俄語，更不會是英語，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語言和各區域語言底精華的新語言。

因此，兩個不同的公式適應於兩個不同的社會發展時代，而且正因爲它們是與之適應的，所以這兩個公式都是正確的，——每一個對於自己的時代是正確的。

要求這兩個公式不互相矛盾，要求它們不互相排斥，——這是何等地荒唐，就像要求資本主義統治時代不與社會主義統治時代相矛盾，要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互相排斥一樣。

書獃子和死啃書本的人把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個別結論和公式看作教條底彙集，而這些教條是「永遠」不變的，雖然社會發展底條件已經改變了。他們認爲：如果他們把這些結論和公式都背熟了，並把它們胡亂地引證一番，那末他們就能夠解決任何

問題，因爲他們指望背熟了的結論和公式對於一切時代和國家、對於一切生活情形都是適用的。但是有這樣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馬克思主義底字母而不看到它的實質、背熟馬克思主義底結論和公式但不懂得它們的內容的人們。

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自然和社會底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於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革命的科學，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是不能停滯不前的，——它是在發展着和改進着。馬克思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經驗、新的知識而豐富起來，——因而它的個別公式和結論不能不隨着時間而改變，不能不被適應於新的歷史任務的新的公式和結論所代替。馬克思主義不承認絕對適應於一切時代和時期的不變的結論和公式。馬克思主義是一切教條主義底敵人。

約・斯大林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曹葆華、毛岸青譯）

簡要註釋

（一）斯大林的這篇關於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的論文，發表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的眞理報上。不久以前在眞理報上展開了關於蘇聯語言學問題的討論。斯大林同志這篇文章，就是爲着回答許多蘇聯青年因爲這個討論而向他提出的問題，同時也是回答烏克蘭科學院會員布拉科夫斯基所寫的在唯物主義的語言學道路上、尼基沃洛夫所寫的俄國語言學史和馬爾的理論、華德列夫錯夫所寫的論語言階級性問題及其他在眞理報討論欄發表的論文。——（見正文第一頁）

（二）這裏列舉的蘇聯境內十餘個民族的語言，按照過去研究的結果，可分屬如下：

（1）印歐語：

斯拉夫波羅的系：

斯拉夫支：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莫爾達維亞語。

波羅的支：愛沙尼亞語，拉脫維亞語，立陶宛語。

阿爾明尼亞系：阿爾明尼亞語。

（2）烏拉爾阿爾泰語：

蘇聯雜語系：
東士耳其支：土爾克明語，烏茲別克語。
西士耳其支：阿捷爾拜疆語。
韃靼系：
吉普察克(Кипчак)支：韃靼語，卡查赫語。
西伯里亞韃靼支：巴什基爾語。

(二)格魯吉亞語，指蘇聯高加索山地民族的語言，是黏着語型之一種——此與烏拉爾阿爾泰語近似，文字所用字母據傳說是第四世紀梅思洛甫(Мэсроб)所創擬，從二十八個添到四十個，跟阿爾明尼亞文字有密切關係。馬爾的雅弗語言學說即以格魯吉亞語爲出發點，照他的意見，語言或方言並無血緣關係，所以不可分隸於某某語族，雖然人類語言的發音起源是大體相似或一致的。——(見正文第四頁)

(三)同行語(俄文爲 Жаргон，英文爲 Jargon)：同職業同階級的集團所特有的慣用語，亦可譯作「行話」、「切口」、「俚語」等。——(見正文第五頁)

(四)普希金(一七九九——一八三七年)：俄國大詩人。——(見正文第六頁)

(五)堂·吉訶德(Don Quixote)：或作吉訶德先生，西班牙大小說家塞爾萬提斯(Cervantes，一五四七——一六一六年)所著小說的主人翁，是浪漫誇大不切實際的典型人物。——(見正文第七頁)

(六)居魯士(Cyrus)：紀元前第六世紀(死於紀元前五二九年)的波斯國王，亦稱居魯士大帝。

亞歷山大大帝(紀元前三五六——三二三年)：馬其頓國王(紀元前三三六——三二三年)。

凱撒(紀元前一〇〇——四四年)：羅馬大將、政治家與著作家。

查理大帝：即法郎克國王沙耳馬涅（Charlemagne，七四二或七四三——八一四年），統治西歐時稱西歐皇帝（八〇〇——八一四年）。

以上四個歷史人物，均以征服異族擴展地盤著稱。——（見正文第九頁）

〔七〕「階級的」習慣語：各個不同的階級，各有其不同的慣用語。同行語：見註三。客廳「語言」：是貴族資產階級的一種所謂雅語。——（見正文第一〇頁）

〔八〕聖麥克斯：這是馬克思寫來批判德國哲學家麥克斯·斯蒂爾納（Max Stirner）的一篇長文，於一八四五年九月到一八四六年五月初寫於布魯塞爾，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底一部分，馬恩生前未出版，德文本初版於一九三二年在蘇聯印出。斯蒂爾納（一八〇六——一八五六年）原名 Johann Caspar Schmidt，是德國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家、哲學上的無政府主義者。他認為自我是唯一的實在，一切社會權威都是虛妄的東西。其主要著作為唯一者及其財產。——（見正文第一一頁）

〔九〕方言或習慣語：參看註七。原文（俄文為 Диалект，英文為 Dialect）涵義包括不同區域的方言和不同社會階層的習慣語。本文按照情況分別譯為方言或習慣語。——（見正文第一二頁）

〔10〕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恩格斯住居在英國的時候，曾研究英國底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特別分出了一部分注意力來研究英國無產階級底生活與鬥爭。這一研究底結果就是他的這本名著。這書於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到一八四五年三月寫成，於一八四五年七月在萊比錫出版。——（見正文第一二頁）

〔11〕拉法格（Paul Lafargue，一八四二——一九一一年）：法國經濟學家兼政治活動家。他在倫敦認識了馬克思，並從普魯東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成為國際工人協會總委會底委員。一八七〇年，和馬克思底女兒結婚

後返回巴黎，參加巴黎公社工作。巴黎公社失敗後，拉法格逃至西班牙，後又轉到葡萄牙，在那裏參加社會主義運動。大赦後，他又回到法國。拉法格是以馬克思底精神領導社會民主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是第一個在法國宣傳純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人。他寫過許多著作，語言和革命是他的文章之一。——(見正文第一三頁)

(二) 有一個時期英國封建主「在幾百年中」說的是法國話：英國於一〇六六年被法國北部諾曼族征服後，統治階級如朝廷、法院、教堂等都通用法國話，這個風氣到十四世紀才漸漸消失。全民的英語經過這三百來年，被滲入了許多法語的語詞。——(見正文第一四頁)

(三) 崩得派（立陶宛、波蘭和俄國的猶太工人總同盟）是猶太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組織。一八九七年十月在維爾諾的代表大會上成立。崩得派主要是在猶太手工業者中間進行工作。一八九八年作為「只在涉及專門的猶太無產階級問題時才是獨立的自治組織」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崩得派在俄國工人運動中出現為民族主義與分離主義底代表者。崩得派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遭到列寧火星報嚴厲的批判。——(見正文第一八頁)

(四) 根詞：此指最單純最原始最基本的字，尤其是名詞和動詞的字根，乃是創造複詞和新詞的原料。——(見正文第二一頁)

(五) 馬爾（H. Я. Марр，一八六四——一九三四年）：他主張語言是階級性的上層建築，斯大林的論文即以批判馬爾學說的錯誤為主旨。——(見正文第二九頁)

(六) 巴庫教材：巴庫是蘇聯共和國之一阿塞拜疆的首都，在高加索。巴庫教材指馬爾在巴庫所講授的講義。——(見正文第三〇頁)

(七) 軍閥式的統治：原文為阿拉克契也夫式的統治。阿拉克契也夫（Аракчеев，一七六九——一八三四年）在沙皇時代歷任統帥，他剛愎自用，暴戾恣睢，是俄國歷史上著名的殺人魔王。所以斯大林在這裏用他來比喻馬爾在蘇

聯語言學界的專斷的統治。——(見正文第三〇頁)

(一八) 四種要素的分析法：馬爾主張人類最初的語言發音成分不外四個要素，每個要素由兩個輔音組成：A——舌音加流音 l 或 r，B——唇音加流音，C——舌音或唇音加 n，D——流音加擦音再加流音，係按原來圖騰部落的觀念和名稱，亦叫作 Sal, Ber, Yon, Rosh。——(見正文第三二頁)

(一九) 母語：亦稱原始語或祖型語 (Protoglossa, Ursprache)。依印歐派學說，一羣方言組成一個語族，由同一原始母語分化而成。例如現代意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羅馬尼亞語等，都是繼承拉丁而來的兄弟或姊妹語言，最初只是不同的方言。但是現代大多數的方言或語言的母語已無文獻可考，印歐派學者便擬立一個假想的母語，主要目的是為了解釋「音變」條例的方便，但是到底有幾分真實性，那是無從證明的。——(見正文第三三頁)

(二〇) 論語言學底幾個問題一文，首先刊登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十二期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爾後轉載在同年七月四日的真理報上。——(見正文第三四頁)

(二一) 語言學成為獨立的科學，大體上說要歸功於十九世紀歐洲學者對於印歐語言的系統研究，建立了所謂「比較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而較早的里程碑，可以舉出英人瓊斯 (Sir William Jones，一七四六——一七九四年) 發現梵文與希臘拉丁的相似，和德人格里姆 (Jakob Grimm，一七八五——一八六三年) 發現日耳曼語的輔音變化——即格里姆定律 (他的日耳曼文文法初版出於一八一九年與一八二二年)。「印歐」(Indo-European, Indoeuropäisch) 一詞最初約出現於一八一三年，但後來德國學者一律採用了「印度日耳曼」(Indogermanisch) 一詞。近五十年來，出現了「普通語言學」，擴大了研究的範圍，着重活語言或方言的研究，而語音的分析則更趨細密。——(見正文第三五頁)

(二二) 語義學是語言學裏的一個部門，傳統的研究着重語詞意義變化的歷史和分類，約相當於中國的訓詁學。比

把語音學和音韻學來，語義學似乎要落後得多。每個語詞都有它的意義變遷的歷史。例如漢語「史」字，古義爲「事」、「史官」、「記載」等，現在漸漸專用於「歷史」的意義了。語義變化的原因自然有其他的社會現象作背景，如果不把這些複雜多變的社會現象搞清楚，很可能引人走上唯心主義的道路。——(見正文第三七頁)

(三三) 階級影響到語言：參看上文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第二問題所討論的階級習慣語、同行語、貴族語言和無產階級語言等。階級能影響語言，跟其他社會現象能影響語言一樣，但這些都是浮面的暫時的影響，而語言的基本詞彙和文法結構才是語言的本質，並不輕易受到這類的影響。——(見正文第四〇頁)

(三四) 馬爾生平關於個別語言和語言學的著作大概有一百數十種（包括短篇的論文在內）。他研究過印歐語、閃語（Semitic）、含語（Hamitic）、雅弗語（Japhetic）——即格魯吉亞語，尤其是他的故鄉格魯吉亞的語言，世人一向研究的很少，所以他在這方面的貢獻也最大。只有澳洲和南太平洋羣島的語言，他不曾接觸過。——(見正文第四一頁)

(三五) 一般學者，尤其是從事印歐語研究的學者，着重語音和語詞形態的變化，用語音變化的規律來解釋那錯綜紛繁的形態變化。治曲折語的「比較文法」家，對於每個語詞的字頭字尾和每一輔音和元音的異同，都要找出一定的條例和線索來。這樣似乎流於煩瑣，但在未能作進一步的探討之前，這是不可避免的實事求是的工作，比起空虛瞎的泛論（如「四要素」之類）要科學得多了。——(見正文第四一頁)

(三六) 這是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問題答覆同志們的三封信，一同刊登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四期。——(見正文第四三頁)

(三七) 庫爾斯克—奧勒爾方言：按現代斯拉夫語言共分東西南三大支，東支包括大俄羅斯語、白俄羅斯語、小俄羅斯語——即烏克蘭語三個方言。庫爾斯克—奧勒爾方言指莫斯科迤南的大俄羅斯語的主要方言區，現在漸變爲普通

的俄羅斯民族語了。

波爾塔發—基輔方言：指烏克蘭首都基輔邊東到波爾塔發一帶的方言區，現在漸變爲烏克蘭(即小俄羅斯)的民族普通話了，它跟大俄羅斯語相差並不很遠。——(見正文第四四頁)

(六八) 澳洲人或火地人 (Огнеземельцы)。

澳洲土人如瓦拉蒙加族 (Warramunga)、阿龍塔族 (Arunta)……等，都還保持原始的圖騰氏族制，他們的語言在語音和文法上都異常簡單和原始。據大英百科全書「澳洲語言」條所載，澳洲土人語言的種類不下百餘種。

火地人：南美洲最南部有三種語言，叫作阿拉加路夫 (Alakaluf)、耶更 (Yahgan) 與昌 (Chon)；最後的一種現在說的是阿根廷朋拜 (Pampa) 的巴太哥人或脫衣耳差人 (Patagonians 或 Tehuelche)，與火地 (Tierra del Fuego) 的阿那人 (Ona)。據調查，昌語在詞彙上跟澳洲語言是同源或一致的。澳洲人向南美移民，須經過南極圈，當在冰川後期，依地質學家估計至少在六千年前，那時候南極圈的氣候比現在要溫和多了。請參看大英百科全書「南美語言」條。——(見正文第四六頁)